

織女 洪麗芬 融匯東西時尚之美



洪麗芬憶述訪港舊事。

從事時裝設計的人，都特別有個性。

坐在我對面的台灣設計大師洪麗芬便是如此，眉宇間有點冷冽，眼神極為銳利，不怒而威的神態足以震懾人。她穿着自己設計的衣服，手上戴了枚大戒指，身上沒有多餘的配飾，卻自然散發着樸實、舒適的感覺。「我好喜歡香港哦！」一開口，輕柔的語調淡化了彼此的距離感。

下周五，她將於銅鑼灣Midtown舉辦「Sophie HONG的絲生活——不被時空限制的設計」跨界時裝派對。 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 攝：彭子文



洪麗芬展示按其形象打造而成的戲偶。

洪麗芬參與2014國際天然染織論壇。 台灣月提供

洪麗芬對香港並不陌生。許多年前，為了找材料，她經常跑到香港，去深水埗的布市場採購。有一天，她在裕華國貨店裡看見一塊布料，當下一見鍾情，為了打探布料的出產地，她搭車上廣州，尋根究底得知原來這種布料叫湖雲紗，於東南沿海一帶流傳，但因工序繁複，幾近失傳。洪麗芬如獲至寶，深入鑽研，將工藝起死回生，甚至加入更多花色，重新賦予布料生命力，並將之命名為「洪絲」(HONG SILK)。此時是一九八八年。

「早期的香港對我們而言是最近的地方，中華文化也是從這裡開始。」她回憶道。

對於服裝愛好者而言，香港如同一個寶藏，能挖出很多好東西。除了找布料、買配件外，洪麗芬還專門跑到工廠，拿着布請人加工。「我做湖雲紗，不是曬完涼、過完泥就直接用，這只是最基礎的步驟，後面有很多加工，如何設計、開發，我都在這邊做。」她亦步亦趨，跟着工人染色，收工後看着他們打麻將，香港昔日歲月在她的口中娓娓道來，特別有質感。

赴外研習 定創作方向

她是台灣第一批時裝設計師，一九七七年在台灣實踐大學服裝設計系畢業，此後幾十年沉浸其中，不能自拔。

洪麗芬常說自己是七夕出生的，注定做「織女」。小時候住在新竹南門，有時會陪媽媽去訂做衣服，年長十多年的大姐和二姐在媽媽做衣服時，就拉着她打扮。「我總是穿得很漂亮、很體面。」童年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姐姐勾着她，抱着一隻狗。真正對服裝感興趣，是進入實踐大學後。那時忙課業、忙做衣服，畢業時她更跟着學校去日本文化大學交流、參觀，這也播下她往海外發展的種子。



洪麗芬喜歡逛大馬路，尋找靈感。

一九九二年，她拿到獎學金到紐約研習，後來又取得法國外交部及台灣經濟部的獎學金到法國進修。她提到法國之行時說：「我們一共十一人，只有我是設計師，其他都是公務員。」那時的她在台灣已經略有名氣，有自己的工作室，也持續為舞團、劇團設計服裝，「我到法國是要把作品帶到國外讓大家認識。」

一九九七年，她再到法國取經，先後在 Christian Dior 和 Chanel 的工作室學藝，「他們不知道我是設計師，我是藉由學校的平台到裡面實習，但這已經夠了。」她看到法國人的工作態度、



以偶戲呈現傳統與現代舞台上的絲綢。 台灣月提供



在皇家宮殿廣場上，模特兒穿着洪麗芬的衣服走秀。 台灣月提供

製作程序，更重要的是「我做的東西他們都沒有做」，說完忍不住笑起來。

透過不斷地參訪、交流、研習，她知道海外市場缺少什麼，自己應該朝什麼方向走。

回來後，她親自邀請名家、藝術圈的朋友穿上她設計的衣服，拍了一系列照片，以中、英、法三種語言介紹自己的創作，並交由老朋友施蘭芳開設的信鴿法國書店出版發行。她每次都帶著這本書，圖文並茂地跟大家介紹自己的設計。「她以最單純的東方素材純絲，最寧謐的東方色彩青黃赤白黑為基礎，以西方藝術的雕塑精神來呈現，乃是東方與西方最完美的結合。」作家林清玄在序中如此形容洪麗芬的作品。

「我都做好準備，告訴人家我在做什麼，讓人家認識我們的文化、服裝、打扮，因為在國際舞台上的華人設計師實在太少了。」這次來港，她到廣東道、軒尼詩道、PMQ 逛了一圈，不禁感到失落，曾經風光一時的 Joyce、上海灘在其他國際品牌的映襯下，相形失色。由郭志清於1970年創立的 Joyce Boutique 是香港早期非常有名的品牌，經常到國外採購，搜尋好的設計師，洪麗芬亦曾在裡面設計專櫃。「在國際品牌旗艦店林立的廣東道，你一看就覺得它很暗淡。」

三分店各具特色

目前湖雲紗工藝已被列入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中，而洪麗芬以湖雲紗為基礎創作的洪絲，亦深受海內外人士喜愛。她以 Sophie Hong 為名設立的三家店，各有特色。台北的洪麗芬工作室是基地，開店二十多年，表面是服裝店，但設計佈置又滲入藝術氣息，隱隱帶有古樸之感。2010年，她更在巴黎皇家宮殿國家公園前的蒙邦西耶廊 (La galerie de Montpensier) 開設第二家店，將中國服裝文化引入法國，「那裡有樹、有噴水池、有古蹟，是非常棒的地

方。」2012年，她在皇家宮殿廣場上，發表時裝騷。高挑的模特兒，身穿她設計的服裝，腳踩木屐，有型有款地在眾人眼前走過。輕薄柔軟的衣裳在空氣中揚起，或紅或綠或黑，帶有無盡詩意遐想。「那次演出很生活化，年輕人在街頭講電話、喝咖啡、搭訕、遛狗。」

至於今年開設的台中店，則像是一個文藝空間，將時裝、藝術與書結合，以實踐推廣為主。「從台北到台中坐高鐵不過一小時，但要南部的人跑去台北買書，不如為他們提供一個場地吧，而外地人來台灣，只到台北不去中南部也很可惜。」

跨界合作忙不停

此外，洪麗芬因故友施蘭芳逝世，自2010年起，便接手她留下來的信鴿法國書店，每年參加各地書展，每個月辦活動，加上自己又常跟表演團體合作，忙得不可開交。「以前我不講跨界，因為每個人都要穿。」說到這些跨界合作，她忍不住笑起來。台北市立國樂團到海外表演，她幫一百多個音樂家做衣服，「他們在台上演出，衣服穿得好，很低調，很細緻，觀眾可以專心聽音樂，不受視覺干擾。」

吳興國、林秀偉也曾穿着她的衣服跳舞，「我的靈感都從生活而來，互相激盪，不是翻書看看今年流行什麼。」說着說着，她掏出一本林清玄的作品，「我看得不是很快，但會一遍又一遍地看。」這些都是她創作的源泉。

邊學習邊創作邊「打戰」，是洪麗芬一路走來的心路歷程。沒有大風大雨，但在小事上用心，及對生活保持熱情，使她能夠盡情地拚搏。「每一個跟我接觸的人，總能給我很多靈感。」在香港，她找到湖雲紗，認識了一群朋友，每次路過，都忍不住找老朋友聚聚，鄧達智、梅卓燕、張曉雄……到大澳參訪文化工作室，從九龍坐渡輪過海，在灣仔尋找小店，她說：「要知道生活是怎麼一回事，才有辦法做出漂亮的東西。」

「做對的衣，給對的人，在對的時間裡，穿對的衣服。」很簡單一句話，卻是她對時尚最深的體會。

習畫兩年 寓挑戰於治病 高錕勇敢面對生命變化

「繪畫富挑戰性！繪畫是一種享受！繪畫是一種治療！」這是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兼被譽為「光纖之父」的高錕教授於過去兩年畫畫的心聲。「繪畫」確是一種「良藥」，不但有效幫助高教授手部協調和運用，並且鼓勵他面對生命的變化。

因為腦退化症的影響，高錕教授對陌生的人、物和環境常感到焦慮不安，同時，認知障礙症令他忘記了許多技能，包括如何握筆。儘管畫筆和畫布之間的距離少於一厘米，但對他來說卻好像人類從地球往月球的距離般遙不可及。據畫班導師 Polly 的憶述，高教授第一堂課的「作品」是一張空白的畫布。



高教授的進步與高太(右)和 Polly 的努力密不可分。 張岳悅攝

畫出佳作 喜極而泣

然而在短短的一個月時間裡，高教授已可以開始讓他的畫筆去接觸畫布，即使畫的是零碎的點和線，已是一個大躍進，五彩斑斕的《許願樹》是他第一幅「點」出色彩的作品。

高教授的進步非常神速。他不僅可以掌握一些繪畫技巧，還能清楚接收導師的指示，對 Polly 展示的樣板圖畫作出回應，表達喜惡。雖然有時需要協助去完成某些繪畫動作，但大部分時間他都堅持獨立繪畫，對於不喜歡的颜色和圖案，即使捉住他的手，也不能勉強他落筆。

為了引起教授的興趣，Polly 會仔細觀察他的日常生活，用心構思不同的題材作樣板圖畫。開始的樣板是各式花卉，繽紛的颜色令人心情愉快，卻無法喚起他的全部熱情。某次，Polly 注意到他正聚精會神地看一部動物紀錄片，便嘗試以動物為主題，果然成功引起了他的興趣。除此之外，山水風景、交通工具、名人畫作等也是他鍾愛的題材。

高錕享受繪畫過程帶來的樂趣。



在作品《彩虹下的太陽花》中，有着五朵太陽花和一道彩虹，高教授能夠掌握如此複雜的畫面結構令人驚嘆；而彩虹更標誌着他的手可以自由延伸到畫布的頂端，就好像他伸手觸摸到天空一樣！在完成這幅畫後，高教授很滿意，甚至感動到落淚。

尋回快樂泉源

漸漸地，高教授開始享受繪畫過程帶來的樂趣，臉上常常掛着微笑。有時他會一邊繪畫一邊吹口哨，有時會對 Polly 說很多話，仿似在訴說往事。時間久了，亦師亦友的 Polly 也能從眼神和表情中猜到他想表達的內容，



《許願樹》是他第一幅「點」出色彩的作品。



《彩虹下的太陽花》標誌着高教授的手可以自由延伸到畫布的頂端。

「每當我笑着回應他，他便很開心。」

高教授的每一分進步和變化，除了得益於 Polly 的悉心教導，更是來自高太無微不至的照顧和始終如一的陪伴。在每周末一小時的繪畫時段，高太總是坐在他視線能及的對面房間，每畫幾筆，他都要抬頭看看太太是否還在，見到便心安。在畫「節日」主題時，高教授起先對 Polly 拿出的生日蛋糕樣板了無興趣，但當聽到是畫來送給太太時，即刻認真投入創作之中。「腦退化症剝奪了丈夫人生的不少樂趣，天氣好時我能推他去公園或商場散步，雨天則只能悶在家看電視，是繪畫幫助他尋回了快樂。」說這些話時，高太也是快樂的。

適逢今年為「高錕慈善基金」成立五周年，基金早前聯同「又一城」舉辦「由科學發明到藝術創作——光纖之父高錕教授首次個人巡迴畫展」，精選32幅高教授的獨立繪畫作品，一筆一墨，都是他情感的真實呈現。展覽將於11月4至15日於香港視覺藝術中心舉行。若以時間順序看這些畫作，便能感到一個由重到輕、由混沌到清晰的轉變過程，也代表他漸漸走出了焦慮不安的情緒。出席畫展開幕典禮時，他始終微笑坐定，和來賓打招呼，「他第二天都記得，這是他自己的畫展！」高太說。

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岳悅 圖片由主辦方提供